

鄭玖與河仙政權（港口國）

李慶新*

提要 明清易代之際，大批沿海民眾因為政治、經濟原因離開故土，遷移到海外。1671年，廣東雷州海康人鄭玖“因不堪胡虜侵擾之亂”，舉族“越海南投真臘國為客”。鄭玖在真臘河仙地區大力發展勢力，建立了市鎮與村莊，把河仙經營成爲人煙輻輳、“華夷雜處”、經濟繁榮的國際性港埠，時稱“港口國”；後向廣南稱臣。鄭玖去世後，其子鄭天賜重視發展經濟，積極拓展對中國、馬來半島、印尼群島的貿易，使河仙成爲東南亞繁榮的港埠，有“小廣州”之稱，爲南越開發與社會進步作出重要貢獻。近年筆者曾多次前往越南河仙和廣東雷州，對莫氏家族史事進行調查，在河仙鄭公祠及鄭氏家族墓地、雷州東嶺村莫氏宗祠發現一批新的碑刻、族譜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現結合前人研究成果與相關資料，對莫氏家族興起、鄭玖南渡、鄭氏父子與河仙政權興衰作進一步的探究與思考，以就教于學界高賢。

關鍵字 雷州莫氏 鄭玖 河仙（港口國） 國際關係 南越開發

17世紀中葉，中國正處於改朝換代的持續動亂中，大批不滿清朝統治的民眾遷往海外，從東北亞的朝鮮、日本，到東南亞的安南、柬埔寨、暹羅，乃至馬來半島、印尼和菲律賓群島，都有流亡華人的身影。政治性移民成爲17世紀華人向海外流動的重要特徵。

1671年（康熙十年），廣東雷州海康人鄭玖移居到真臘，在河仙地區建立起以華人爲主體、頗有影響的政權，擁有自己的軍隊，自署官吏，自主外交，以及獨立自主的經濟；另外向越南阮主稱藩，成爲其“朝貢體系”的成員。其子鄭天賜繼位，以明朝制度與文化爲榜樣，建孔廟，立義學，習詩書，相容本土各民族文化和歐洲宗教文化，建構起一個文質彬彬、具有濃郁中華色彩的海上“衣冠文物之邦”，並在軍事與外交上左右中南半島國際政局，對近世越、柬等國歷史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關於鄭氏及河仙政權，越南古籍鄭懷德的《嘉定城通志》，武世營的《河仙鎮葉鎮鄭氏家譜》皆有記錄，另外《大南寔錄》、嗣德《大南一統志》、黎貴惇《撫邊雜錄》以及清朝的《清實錄》、《清朝文獻通考》等文獻也有分散記載。上世紀50年代以後，法國學者E. Gaspardone、Maybon、加拿大學者William E. Willmott、日本學者藤原利一郎對鄭氏在河仙的建樹及對外關係進行了有益的探討。50年代末60年代初，著名華僑史專家陳荆和在越南順化大學任教，收集到一些珍貴的文獻與考古資料，對鄭氏家譜及其世系作了系統的整理與研究。70年代以後，臺灣學者鄭瑞明等相繼發表了多篇有價值的成果。¹1996年，中州古籍出版

*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所長、廣東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作者電郵：arlenlee10272003@yahoo.com.cn

*本文系2008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案“17-18世紀華人南渡與越南社會”（08BZ052）的階段性成果。此文是作者首次發表於《海洋史研究》第一輯“鄭玖、鄭天賜與河仙政權（港口國）”（第171-216頁）一文的第一部分。

¹ 藤原利一郎：《鄭玖事蹟考》，《史窗》第五、六號（1954年）；同氏《廣南王阮氏公華僑——特に阮氏の對華僑方針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10卷第5期，1949年。陳荆和：《河仙鄭氏世系考》，《華岡學報》第五期（1969年）；武世營撰、陳荆和注釋：《河仙鎮葉鎮鄭氏家譜注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七期（1955年）；鄭瑞明：《清代越南的華僑》，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1976年；同氏《十八世紀後半中南半島的華僑——河仙鄭天賜與暹羅鄭昭的關係及清廷的態度》，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歷史學會編《歷史學報》第六期（1978年）。另外法國學者Maybon的《安南近代史》（Histoire moderne du Pays d'Annam），加拿大學者William E. Willmott的《柬埔寨的中國人》（The Chinese in Cambodia, Vancouver Canad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67），張文和的《越南華僑史話》（臺灣黎明文化事業股

鄭玖與河仙政權

社出版了鄭州大學戴可來教授等校注的《嘉定城通志》、《河仙鎮葉鎮鄭氏家譜》，將這些珍貴的越南漢籍介紹到中國，為研究鄭氏政權提供了諸多方便。

近年筆者曾多次前往越南河仙和廣東雷州，對莫氏家族史事進行調查，在河仙鄭公祠及鄭氏家族墓地、雷州東嶺村莫氏宗祠發現一批新的碑刻、族譜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現結合前人研究成果與相關資料，對莫氏家族興起、鄭玖南渡、鄭氏父子與河仙政權興衰作進一步的探究與思考，以就教于學界高賢。

一、半島望族：莫氏家族的興起

(一) 莫氏遷雷

雷州位於廣東西部雷州半島，北與大陸相連，東西南皆臨大海，與海南隔海相望。從雷州半島、海南島以西到越南之間的北部灣，又稱東京灣，面積約 13 萬平方公里。這一區域沿海多港口，島嶼星羅棋佈，地處華南對東南亞海上交通之要衝，歷史上是一片交往頻繁的國際海域，構成了緊密相連的環北部灣海上貿易體。中國史書記載，雷州往西“通安南諸蕃國路”，往東“泛海通恩州並淮浙、福建等”，故為閩浙及廣東商人常到之處。²唐代典籍《元和郡縣圖志》稱：“徐聞縣，本漢蒼縣也，屬合浦郡。……漢置左右侯官，在縣南七裏，積貨物於此，備其所求，與交易有利，故諺曰：‘欲拔貧，詣徐聞。’”³上世紀 40 年代，法國著名東方學家 G. 賽代斯(Georges Coedès)就指出，有史以來，在馬來半島及其延伸出去的各島嶼所構成的天然屏障，由中國海、暹羅灣和爪哇海組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地中海，因而有學者把環北部灣海域稱為“小地中海”⁴。

雷州在秦代屬象郡。南朝梁武帝時分合浦置合州，隋大業二年廢合州，以海康縣屬合浦郡。唐武德四年復置南合州，領海康、隋康（後改遂溪）、鐵杷、樅川四縣。貞觀八年改東合州為雷州，天寶元年改為海康郡，乾元元年復為雷州。宋元因之。明代雷州領海康、遂溪、徐聞三縣，海康為附郭縣，設廂二，其中東北隅，圖一；西南隅，圖一。鄉二，其中延德鄉管第一、二、四、五、六，共五都；延和鄉管第七、九、十、十一、十二，亦五都。⁵清初廂改為隅，設隅二，鄉二，都十；鄉下設社二十，村十三，黎郭社為其中之一。康熙二十六年，那和社、官山社合併為官和社，海康縣共有社十九個。⁶

明清時期，莫氏居住在黎郭社的黎郭村和東嶺村。嘉慶《雷州府志》記載黎郭社包括四個村：“黎郭村，城西二十裏，莫姓世居；平源村，城西十五裏，黃姓世居；調爽村，城西十二裏，陳姓世居；東嶺村，城西二十裏，莫氏世居。”⁷嘉慶《海康縣誌·疆域志》“黎郭社”條與府志同。黎郭村莫氏有長房，東嶺村莫氏有次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七房。

份有限公司，1975 年）、呂士朋的《盛清時期的中越經濟關係—兼述華人對南圻的開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下冊，1989 年）等亦有述及。

²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59《嶺南道·雷州》。

³ 李吉甫撰、繆荃孫輯：《元和郡縣圖志闕卷逸文》卷 3《嶺南道·雷州》，中華書局，1983 年；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877《徐聞諺》，中華書局，1960 年。

⁴ G. 賽代斯(Georges Coedès)：《東南亞的印度化國家》，蔡華、楊葆筠譯，商務印書館，2008 年，第 14 頁。G. 賽代斯(Georges Coedès)，過去誤譯為戈岱司或柯代司。2008 年 3 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廣西社會科學院在廣西南寧舉辦了一個名為“小地中海：北部灣的歷史與未來”(A Small Mediterranean Sea: Gulf of Tongking through History)的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可見“小地中海”已經受到國際學界的關注。

⁵ 黃佐：《廣東通志》卷 15《輿地志·坊都》，香港大東圖書公司，1977 年。

⁶ 鄭俊：《海康縣誌》卷上《輿地志》，海南出版社，2001 年。

⁷ 雷學海修、陳昌齊纂：《雷州府志》卷 2《地理志》，嘉慶十六年刊本。



廣東雷州市雷城及東嶺、黎郭村（雷州市文化局，2004年）

據東嶺莫氏宗祠內保存的多方碑刻記載，莫氏原籍福建，始祖莫與于元朝初年為侍禦，因直言貶為雷州府經歷，因家海滫。⁸黎郭莫氏《長房一椿》莫汝驥序言謂：“我開基始祖系出福建漳州府龍溪人，以賜進士官都察院掌院、左都禦史，謚忠直，諱與公，自元宰雷州，嗣後世居，……”⁹東嶺《莫氏族譜》有一篇署名南禮部尚書王弘誨所撰《東嶺莫氏世系族譜序》也稱，“莫氏之先閩產也。”¹⁰然據嘉慶《雷州府志·職官志》“經歷”條記載，元代雷州經歷僅見元璧、郭思誠、樊益峻三人，並無莫與；惟路教授學錄有莫以道。¹¹不知是否即莫與？也許是族譜記載有誤？

莫與為公認的莫氏入雷始祖，卒葬白沙馮村坡，墓今存。黎郭莫氏《長房一椿》“鉅鹿郡太始祖一世莫與”條謂：“公享陽壽八十有四歲，……公、妣俱葬海康縣塘尾社馮村乾杖山石塚，坐甲向庚。”關於莫與以下數世，東嶺和黎郭兩村莫氏族譜記述有出入。黎郭莫氏《長房一椿》記載莫與傳下兩個兒子，長子先知，次子先覺，是為二世。先知生三男：謙、中、京來，為三世。謙傳下卿，為四世，明辛卯科舉人。《長房一椿》對先覺所傳沒有記錄，

⁸ 明王弘誨：《海康莫氏族祠記》（萬曆辛卯年，1591），王弘誨：《莫氏嗣宗祠記》（萬曆丙申年，1596），柯時複：《莫公亞崖祠田跋》（萬曆二十五年，1597），何復亨：《莫公亞崖祠田記》（萬曆二十八年，1600），葉修：《海康莫氏族祠記》（萬曆壬寅年，1602），莫天然：《莫氏世祖祠自敘》（萬曆辛丑年，1601）等，今存東嶺莫氏宗祠。

⁹ 黎郭莫氏《長房一椿》，全名《廣東雷州海康縣黎郭社黎郭村莫西曆代宗公萬世系譜》，共三冊，版本不可辨識。篇首有“大明萬曆十八年歲次庚寅上浣六房十三世祖原任江西建昌府副府”莫行狀、“大清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正月望五日六房十八世裔孫龍騰”莫汝驥所撰序言，

¹⁰ 《東嶺莫氏世系族譜序》，東嶺《莫氏族譜》謂明萬曆三十年南禮部尚書王弘誨撰，收錄於《族譜》卷首。東嶺《莫氏族譜》始修於道光十八年，同治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宣統三年、民國十六年、二十九年、1955年、1968年、1979年、1986年、1993年、2001年續修。

¹¹ 雷學海修、陳昌齊纂：《雷州府志》卷九《職官志》，嘉慶十六年刊本。

¹² 同上。

然謂：“公系始祖與公次子，先知公之胞弟也，……分居東嶺村。”這說明莫氏很早就分居黎郭、東嶺兩村，分別發展。

東嶺《莫氏族譜》則記載，莫與生一子先覺，為二世，並沒有提及“胞兄”莫先知。先覺生三男：知命、如命、如義，為三世。數傳至八世愈良，生七男，分七房。莫氏九世次房華，三房幼卒，四房柔，五房裕，六房嵩，七房易。其中六房嵩生子四：隱賢、隱性、隱義、隱智，為十世。傳至十一世，東嶺莫氏不僅富甲一方，擁有大量田產與財富，而且科甲鼎盛，成為雷州半島的望族。

黎郭、東嶺莫氏《族譜》對本族祖先記述不同，據稱是因為祖先兄弟有過不愉快，但具體情形不詳。從黎郭莫氏《長房一椿》所記莫卿的世次（四世）推算，該譜對莫卿以上的祖先世系記載並不準確，必有遺漏。今東嶺村莫氏宗祠保存有一方“奕世衣冠”題名碑銘，莫卿世次為“九世”，以他獲取功名的明成化七年逆推，莫氏始祖入雷大概在元朝大德年間，比較合乎實際。

《長房一椿》記載長房莫中為三世祖，也不準確。如果莫中與莫卿為父子，世次無遺漏，莫中當為長房八世。族譜說他為“府學歲貢生，任交趾北街巡檢。”¹²應該是指明成祖時。永樂四年，明成祖派遣朱能、沐晟、張輔等征安南，“郡縣其地”，置交趾布政司，劃十七府一百五十七縣，此後至宣德二年棄交趾，其間大批府縣官吏從廣東、廣西等臨近省份選拔，莫中可能因此在交趾任職。

（二）明代莫氏人才興盛

莫氏在科舉功名上引人矚目，首先應該是長房八世莫中為貢生，任交趾北街巡檢。長房九世莫卿由舉人而任知縣，是雷州莫氏家族史上劃時代的榮耀大事。莫卿，成化七年辛卯科舉人。康熙《福建通志》、《長泰縣誌》記載，弘治五年，莫卿任長泰縣知縣。¹³

黎郭村莫氏大宗祠有“一鶚”、“鐘秀”兩題刻，明代所建。“一鶚”題刻有“癸酉科舉人莫□□”等字。“癸酉科”應該是正德癸酉科，說明正德八年長房仍有人中舉。另有“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高公……”、“提督……”、“廣東布政司分司”、“正德乙亥”、“癸酉科舉人莫□□”等字。正德乙亥為正德十年。據嘉靖《廣東通志》記載，“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高公……”當為高公韶，四川內江人，乙丑進士。¹⁴莫氏獲得高公韶等廣東高官的題名激揚，說明成化、正德間莫門在地方擁有相當勢力和影響力。

嘉靖以後，一些莫門才俊獲取功名，進入官場，甚至在京師擔任職務，其中四房表現最為出色。東嶺莫氏宗祠內保存有萬曆辛丑年（二十九年，1601）莫天然撰《莫氏世祖祠自敘》，記述莫氏“科第禪續，勳業赫奕”的事蹟：

余莫氏，其先閩人，始祖諱與，元初為侍禦，以言事謫幕海康，即東嶺家焉，世為海康人。傳二世諱先覺公，任學錄；八世諱甫公，任學正；俱以貢舉顯。九世諱卿公，由鄉薦為邑令；十世諱惠公，任監丞；諱彥南公，任學正；俱膺歲薦。則餘口行也，十一世

¹² 黎郭村《長房一椿》“三世祖”條。

¹³ 金鉉、鄭開極纂修：《福建通志》卷27《職官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王鈺修、葉先登等纂：《長泰縣誌》卷7《職官志》，國家圖書館藏清代孤本方志選，線裝書局，2001年。

雷州白沙鎮“山裏宮”有《馮婷序言》碑刻，敘述明英宗時雷州府海四都徒閩村民馮仁義之女馮婷，“天資聰穎，識醫理，關照庶民，為凡解厄”；復建百草藥亭於村前，供鄉民歇息、飲茶、解疾，鄉民尊為仙女。一日，入山採藥，狂風大雨，鄉民遍尋不見，傳言已經仙化，皇天敕封“天曹聖娘”。題名“知縣莫卿撰”、“倡建人莫卿”、“首事”陳年修等六人、及“大明皇朝憲宗皇帝癸巳年仲春吉旦暨立”。《序言》語涉怪誕，不合邏輯，當為後人托莫卿之名所作。

黎郭村莫氏大宗祠保存有1997年所立“鐘秀”石碑匾，並刻有銘文，據說是弘治壬子泰和府知府黃瑜為莫卿所立牌坊，民國時擴拆街道遺失，“今為保存先祖殊榮而仿製之”。

¹⁴ 黃佐：《廣東通志》卷10《職官表》下，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仲兄諱天賦，登嘉靖壬戌進士，歷任廣西憲副；從兄諱侶，貢選司教；十二世仲兄之子爾先，領萬曆戊子鄉薦。□其科第禪續，勳業赫奕，所自來矣。

東嶺村莫氏宗祠“奕世衣冠”牌坊，記錄了十二世以前莫氏功名題名。右為“科甲”，題名4人：

始祖莫與，進士，仕□。
九世莫卿，舉人，仕縣□□。
十一世莫天賦，進士，曆□副。
十二世莫爾先，舉人。

左為“貢監”、“歲貢”，題名8人：

二世莫先覺，貢士，仕學□。
八世莫甫，監生，仕學正。
九世莫惠，監生，仕監丞。
九世莫南彥，貢士，仕教諭。
十一世莫侶，貢士，選司教。
十二世莫□，監生，奉差禮部正使。
十二世莫汝翰，選貢，仕甯遠縣令。
□□□莫若敏，監生，仕光祿署丞。

按《莫氏世祖祠自敘》所述與“奕世衣冠”牌坊科舉題名略有出入，前者所記十世莫惠公、彥南公，後者作九世，且“彥南公”作“南彥公”，未知孰是。不過，可以肯定，莫氏九世以後獲得科舉功名的人明顯增多了，四房十一世莫天賦、莫天然兄弟最出名。

莫天賦，字子翼，稟性介直。嘉靖己酉（1549）領鄉薦，即勵志節，不苟同於流俗。壬戌（1562）登進士第，除福建莆田令，當時海疆不靖，地方動盪，天賦招輯流移，收拾殘局，一方獲安。郭棐《粵大記》謂

時瘡痍甫起，而流移轉食者數千人。天賦撫摩勞來，民爭扶攜以返。方賊屯城中，諸惡少匿山谷，結隊橫行，攫金梳衣，即裏閉熟識弗少貸。後府幕輩跡得數十人，因而株連累系。天賦密白于郡守易道談，榜諭諸村落，諸幕官始斂手，相戒勿敢犯。諸生擔綸短衣，不能為禮，則給之冠服金。田父苦焚掠後無耕具，則為之分牛種。訟省醵贖，罪捐胥靡，遐爾孚心，道路無梗，即卓茂之密，魯恭之中牟，不過也。¹⁵

莫天賦在莆田政績斐然，萬曆三年（1575）擢南刑部主事，莆田仕民攀送者數百人。後來泗上孫謀為令，亦有善政，民眾為之謠曰：“昔有海康，今有泗上”。¹⁶其去而見思如此。清代《雷州府志》說：“治行大振，莆人思之，祀諸祠。”¹⁷

隨後，天賦晉升南刑部郎中，決斷惟慎。出守大理，訪問貧苦疾病，力為興革。“捐無名之差役，減額派之礦金，獲甦者數百命。又賑饑恤老，興學育才。時有召杜之歌，立德政碑以紀其績。”萬曆四年，升廣西右江道副使，未任而卒於家。莫天賦為官皆有佳政，受到時人好評，“雷之士夫稱有學有守者，必推重公”¹⁸。郭棐《粵大記》把他列為“循良懋德”的地方官。

¹⁵ 郭棐：《粵大記》卷20《獻征類》，黃國聲、鄧中貴點校，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615頁。

¹⁶ 同上。

¹⁷ 雷學海修、陳昌齊纂：《雷州府志》卷6《人物志》，嘉慶十七年刊本。

¹⁸ 郭棐：《粵大記》卷20《獻征類》，第615頁。

莫天賦之弟天然，字子有，別號亞崖，族中稱“亞崖公”。郡庠生，飽讀詩書，樂義好施。丙申歲（萬曆二十四年，1596），雷州“侵且疫，君捐穀至三百石賑之。又從士大夫鳩金掩西郊外，益義聞鄰封。”¹⁹

雷州離省城廣州千餘裏，每歲大比，“青衿每苦崎嶇而弗克赴，而縣額制有數，不得過請，即有不羈者，以間關而卻步也”。莫天然遂捐金一百兩置學田，“歲收租入官，以資科舉費”；後又增捐西廳田計值一百八兩以益之。雷州離省城廣州千餘裏，每歲大比，“青衿每苦崎嶇而弗克赴，而縣額制有數，不得過請，即有不羈者，以間關而卻步也”。莫天然遂捐金一百兩置學田，“歲收租入官，以資科舉費”；後又增捐西廳田計值一百八兩以益之。雷州府學將此事報府縣，得到整飭雷廉兵備分巡海北兼管珠池帶管分守海北海南道廣東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董某、整飭廣州兵巡海道帶管提學道右參議按察司僉事劉某的批示表彰，官府于府學宮明倫堂立碑勒石記其事。²⁰

莫天然以兄長在朝為官，更因為“富而好行其德”，在地方擁有很高威望。南禮部尚書、海南人王弘誨稱其“以經術起家，為博士弟子，有令譽。”²¹同鄉舉人柯時複對莫天賦尤為讚賞，謂：“莫氏為吾雷望族。……富厚累世，衣冠赫奕不絕，而丹崖公（莫天賦）為名進士，功業燦焉。弟亞崖公誦詩書，抱獨行，君子之德是稱。”²²今莫氏宗祠正堂牆壁尚鑲嵌有明代所立莫天然七十八歲時陰刻石板坐像，人像高一尺七寸；而整塊古石刻高二尺三寸，廣二尺。像上方有柯時複書《莫亞崖像贊》：

而體般般，而容裔裔。匪縱匪拘，追先民意，即丘壑姿，實廊廟器。屢致千金，力樹一義。篤行韋恩，利垂百世。爭日月光，無涯之智，壽至錢鏗。終歸於敝，行盡像存，壽易有既。

像兩側有明南禮部尚書、海南人王弘誨贈聯：“清齋客到邀中散，高枕人閑擬上皇。”²³

萬曆年間，雷州莫氏勢力達到頂點。據東嶺《莫氏族譜》記載，明末莫氏有功名的人物多為四房莫天賦、莫天然傳下。如十二世莫爾先，莫天賦之子，舉順天鄉試，“卓犖有大度，不愧父風雲”。²⁴十三世莫若昂，貢生，廣西桂林府臨桂縣訓導。十四世莫鄒，貢生，南雄、始興縣訓導。另外十三世莫若醇，則為莫鈺之子，北京國子監生。

（三）莫氏大、小宗祠的創建

與其他大族一樣，明朝莫氏開始利用正統的宗族禮儀，規範家族制度，建設莫家祠堂。據莫氏後裔介紹，成化間長房莫卿倡建莫氏宗祠，奉祀入雷始祖莫與，據說是莫卿按照長泰縣署建築佈局而造。莫天然《莫氏世祖祠自敘》提到：“先世遺祠，厄於兵燹”，大概指此。2004年，雷州市文化局推薦莫氏宗祠申報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也採取莫卿始創宗祠的說法。²⁵

¹⁹ 何複亨：《莫公亞崖祠田記》（萬曆二十八年），今存東嶺莫氏宗祠。何複亨，海康知縣。

²⁰ 余元嶽：《雷州府儒學鼎建莫儒官捐置助兩學科舉田碑記》，萬曆三十八年，載梁成元纂修、陳景榮續修：《海康縣續志》卷41《金石志》，民國二十七年刊本。

²¹ 王弘誨：《海康莫氏族祠記》（萬曆辛卯年），今存東嶺莫氏宗祠。

王弘誨，字紹傳，瓊州定安人，晚明粵籍名宦。史載他“博觀群書，日記千言”。弱冠登嘉靖辛酉解元，乙丑成進士，選庶起士。時海瑞以極諫忤旨，廷杖瀕危，極力調護。尋改編修，充會試同考官。張居正專權，作《火樹篇》、《春雪歌》譏之。曆春坊論德，掌南京翰林院事。瓊州士人每赴雷陽考試，有渡瓊海之險，奏以海南兵備兼提學考校，瓊南十四學諸生人皆稱便。擢國子祭酒，加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充會試副總裁。品藻精核，登錄極一時之選，拜南京禮部尚書。上疏請建儲禦講等六事。致仕，為閩裏重望，有《尚友堂稿》、《南溟奇甸》、《天池草》傳世。（郝玉麟修、魯曾煜等纂：《廣東通志》卷46《人物志》，雍正九年刊本）

²² 柯時複：《莫公亞崖祠田跋》（萬曆二十五年），今存東嶺莫氏宗祠。

²³ 莫天然七十八歲石刻坐像及柯時複《莫亞崖像贊》，今存東嶺莫氏宗祠。

²⁴ 郭棐：《粵大記》卷二十《獻征類》，第615頁。

²⁵ 《東嶺莫氏宗祠》，第五批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推薦材料，雷州市文化局，2004年7月10日。

按照中國傳統宗族制度，莫卿創建的莫氏祠堂是莫氏大宗祠，後毀於兵火。上世紀九十年代黎郭村莫氏在黎郭小學內重修“莫氏大宗祠”，煥然一新，原貌蕩然無存，然每年清明祭祀一次“莫與公”的習慣沒有改變。

東嶺莫氏宗祠是萬曆年間四房莫天然所創建的“世族祠”，祀七世祖瑛、八世祖愈良及以下諸祖考，為莫氏小宗祠。萬曆二十八年（1600）海康知縣何復亨撰《莫公亞崖祠田記》，稱莫天然“治大、小二宗祠，宮巍然，檻□然，屏障燁然，盡心力而□已……”²⁶



東嶺莫氏宗祠

宗祠內現存明代碑刻顯示，莫氏小宗祠創建時間大約在萬曆辛卯年（十九年，1591）或稍前。萬曆辛丑年（二十九年，1601），莫天然撰《莫氏世祖祠自敘》記述東嶺莫氏來歷、世系及獲取功名的重要人物，對創建莫氏宗祠記述尤詳，有幾點值得注意：

一是東嶺莫氏將七世祖瑛、八世蘭軒公作為本支“起家之祖”，建立起一個支派祭祀系統。在雷州莫氏宗族系統中，屬於小宗。

二是按照傳統“家禮”，東嶺莫氏建立起規範化祭祀禮儀制度，包括蒸嘗、輪祭，“薦則四時，祭則仲春。望日二公居中，其諸祖考，列配左右”

三是與祭祀禮儀相配套，建立族田、義莊等，以資助學生，救濟貧困。王弘誨《海康莫氏族祠記》亦記莫天賦捐田四十畝為祭田，歲入租谷一百石以供祀事。而將該祭田為義莊，“以贍族之不任舉場者、不掩脛者，與不任委禽而結褵者、撻者、櫛者、不能具贏糧者，習學子業而未克自振者”²⁷

四是建立起具有相當規模的宗祠，作為族內祭祀、集會、子弟學習之所。

2004年，雷州市文化局推薦莫氏宗祠申報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獲得批准，祠堂保護狀況良好。正門上額書“莫氏宗祠”，背面書“丕承其烈”。祠堂內保存著明、清、民國碑刻11方，刻有“源遠流芳”的石匾等。據測定，宗祠為四進四合院式石磚木結構，硬山頂。全祠有房間12，面寬20.85米，進深66.3米，占地面積1382平方米，進與進之間有天井，進進縱深，全採用磚石料、鐵力木、杉木等材料，樸實雅典，具有獨特的明代建築風格。²⁸

²⁶ 何復亨：《莫公亞崖祠田記》，萬曆二十六年，今存東嶺莫氏宗祠。

²⁷ 王弘誨：《海康莫氏族祠記》，萬曆十九年，今存東嶺莫氏宗祠。

²⁸ 《東嶺莫氏宗祠》，第五批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推薦材料，雷州市文化局，2004年7月10日。

鄭玖與河仙政權

清代以後，莫氏一些分支還建立各自的小宗祠，例如東嶺村二房莫氏建立起“華公次祠”。東嶺六房到十三世時出現了一個重要人物莫玖，後來遷居縣城的六房莫氏在柳絮東巷建立“中山公館”（東嶺館），祭祀莫玖。黎郭村莫氏大宗祠旁有“斯高公祠”，亦為一莫氏小宗祠。

二、鄭玖南渡及其經略河仙

明清易代之際，南明政權在清軍追打下節節敗退，大批貴族、官員、民眾向東南逃亡，有些遠走東南亞和日本。紹武政權、永曆政權與清軍在東南沿海進行反復的爭奪，利用沿海島嶼眾多、在大陸與海上與清軍展開周旋，並與臺灣明鄭政權相呼應。特別是廣東雷州半島至北部灣一帶，地連海南、安南、海通南洋，是臺灣之外另一個抗清基地，清朝稱為“西賊”。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清軍才攻陷龍門。明鄭滅亡，粵西抗清勢力才放棄抵抗，撤退到東南亞一帶。

清初長期戰亂，加上海禁與“遷海”，給沿海地區社會經濟帶來沉重的災難，民眾流離失所，不少人輾轉到南海諸國，另覓安居謀生之所。正如明史大家謝國楨先生所言：“明社既屋，鄭成功氏猶據閩海，金、廈之交，不時出沒於沿海地區。……鄭氏既退守海隅，清廷乃用黃梧密陳滅賊五策，遷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五省沿海四十裏以內居民置之內地，堅壁清野，與鄭氏禁絕往來，寸舣不許之海，沿海居民盡室流離，頗罹其害。”²⁹據地方誌記載，當時粵西沿海府縣大多都受到影響。吳川縣明初設 18 都，萬曆年間設 16 都。康熙元年，因“海氛未消，凡沿海設立邊界，縣境南二、南三、南四三都遷民徙居內地。康熙八年，複遷北八、北九、北十一、南一四都，其餘或一裏而全遷，或一裏而十遷八九，或遷廬舍而存田土，或遷田土而存廬舍，縣舊十六都，半屬坵墟。”³⁰海康縣經歷兩次遷海，特別是康熙三年“再遷海，界外之民俱移內地，東西兩界，離海或二三十裏不等。”³¹徐聞縣三面瀕海，“被遷甚眾。”³²《遂溪縣誌》記載，康熙三年遷海對雷州半島影響最大，“雷州東遷自遂溪之石門至特侶塘，迄于徐聞之海安所；西遷自遂溪之橫山路，達于徐聞；惟遂溪遷之太甚，僅存糧六百石。”³³與雷州相鄰的廉州府，“自明季迄國初，山海寇亂，殆無虛歲，戶口之耗甚矣。”³⁴所以康熙四年王來任為廣東巡撫時，史載“屢經兵火，加以兩徙，瀕海之民，播遷流離。”³⁵

持續多年動盪，土地荒廢，戶口流散，給沿海地區帶來沉重災難，雷州東嶺、黎郭俱在遷界之列，莫氏恐怕不能不受影響。2008 年 12 月，筆者在湛江市博物館陳志堅館長、東嶺村委會莫吳林主任帶領下前往飛鵝嶺莫氏墓地考察，發現明代莫氏墓有 13 座，年代從景泰元年至萬曆己亥年（二十七年）。萬曆己亥墓就是莫天然墓，今已倒塌，“莫亞涯公佳城”石匾碑刻橫臥地面。清代莫氏墓 4 座（道光 2 座，咸豐 2 座）。明萬曆己亥年至道光以前，未發現有莫氏墓。明後期顯赫一時的雷州半島大族，從家族墓葬上看，明末以後幾乎完全消失，“斷代”如斯，原因何在？傳世的莫氏家譜無一言提及，現今莫氏族人對於這段家族史也莫知所以，完全失憶。筆者認為當與戰亂與“遷海”大有關聯，莫氏經此變故，“盡室流離”，從此衰微

²⁹ 謝國楨：《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補考》，《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附錄三，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227 頁。

³⁰ 盛熙祚、晴穀甫纂：《吳川縣誌》，卷一《坊都》，雍正九年刻本。

³¹ 鄭俊：《海康縣誌》上卷《輿圖志·事紀》，康熙二十六年刻本，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181 冊，海南出版社，2001 年。

³² 孫挹：《徐聞縣誌》卷一，康熙三十九年刻本，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181 冊，海南出版社，2001 年。

³³ 宋國用：《遂溪縣誌》卷一《輿圖志》，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³⁴ 周碩勳：《廉州府志》卷六《建置志·鄉都》，乾隆二十年刻本，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204 冊，海南出版社，2001 年。

³⁵ 盛熙祚、晴穀甫纂：《吳川縣誌》卷五《名宦》，雍正九年刻本，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181 冊，海南出版社，2001 年。

不振，而鄭玖南渡海外恐怕也與此不無干係。飛鵝嶺莫氏墓地蘊藏著重要的歷史資訊，俟後再做進一步研究。

據越南河仙舊部武世營撰《河仙鎮葉鎮鄭氏家譜》（下稱《鄭氏家譜》）稱：鄭玖因“不堪胡虜侵擾之亂”，“越海南投真臘國為客”。³⁶鄭懷德《嘉定城通志》說：“不服大清初政，留發南投于高蠻國南榮府。”³⁷可見鄭玖是因為不服清朝統治，南渡重洋，尋求安身立命之所，最終定居柬埔寨。

鄭玖屬東嶺村莫氏六房，其十世祖隱性，生六男：士京、士及、士榮、士先、士元、士彬。士元生二男，長汝恩，次汝冠，為十一世。汝冠生一男，仕平，為十二世，生子一，名紹原，為十三世。東嶺《莫氏族譜》雲：“紹原，移居安南，任河仙鎮侯。男一，君賜，河仙鎮侯。”又雲：“紹原，安南河仙鎮侯，妣蔡氏，男一女一。”³⁸這裏紹原即鄭玖，君賜即鄭玖之子鄭天賜。鄭玖之女名金定，適吳川陳上川之子陳大定。

據《鄭氏家譜》記載：鄭玖（即莫紹原）生於明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乙未五月初八日，陽曆 1655 年 6 月 11 日，此為東嶺莫譜所無。

對鄭玖南投的時間，《鄭氏家譜》作辛亥年（1671，康熙十年），即莫玖十七歲那一年。加拿大學者 William E. Willmott 則認為鄭玖來到柬埔寨的時間是 1675 年，那一年他 17 歲。³⁹而《嘉定城通志》則作“大清康熙十九年”（1680），前後相差 9 年。陳荆和、戴可來先生都認為《家譜》所載比較可靠，辛亥年莫玖確實是十七歲，而《通志》所謂“大清康熙十九年明亡……”，意義含混不清，當以《家譜》所載為是。⁴⁰此說可從。

鄭玖最初抵達南榮（Phnom Penh），即今柬埔寨金邊，位於湄公河（Mekong River）與洞裏薩河（Tonle Sap）匯合點，同時是湄公河下游前江（Tien Giang）、後江（Hau Giang）的分流點，古代為諸國商人船舶湊集、貿易興盛的重要商業都市。根據日本學者岩生成一研究，17 世紀中葉南榮已經有日本人、中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定居；鎖國以後，日本人的居留地很快消亡，中國人的居留地則繼續存在。⁴¹

鄭玖在真臘獲得官府的信任，出入烏東（Oudong）王宮，獲得國王的重用。《鄭氏家譜》稱鄭玖“鄉居而有寵，國王信用焉，凡商賈諸事鹹委公理”。⁴²不久，鄭玖以財物賄賂國王寵妃及幸臣，求治忙坎地，招徠四方商旅，資益國利，王悅而許之，署為“屋牙”。⁴³屋牙，柬埔寨語 OKna 之音譯，意為鎮守或地方長官，相當於府尹、太守之類官職。忙坎，Man Kham 的音譯，即河仙，以所居地相傳有仙人出沒河上，因名河仙，俗稱竹幡城，又稱銅柱鎮，猶漢言芳城也。陳荆和先生考證，在高棉語中，“方”、“芳”、“幡”，皆作 Băm 或 Pam、Peam，

³⁶ 武世營撰、陳荆和注釋：《河仙鎮葉鎮鄭氏家譜注釋》，第 83 頁。河仙《鄭氏家譜》作者為鄭氏舊臣、河仙鎮從鎮該隊營德侯武世營，號慎微；撰年為嘉隆十七年六月十九日。按嘉隆十五年，嘉隆帝曾命河仙鎮葉鎮、鄭玖之曾孫鄭公楡訪求河仙事蹟，編輯以進，登自信史。《大南實錄正編第一紀》卷五八）武世營編輯《鄭氏家譜》，當遵鄭公楡之命而作。陳荆和先生校注之河仙《鄭氏家譜》，為法國漢學家馬司伯樂（Henri Maspero）舊藏抄本，馬氏去世後藏巴黎亞洲學會。

2001 年 1 月，筆者前往河仙鄭公廟調研，管廟人出示《鄭門宗譜》，約數十頁，封面破爛，第二頁豎排寫著三行繁體漢字：“勅賜七葉藩翰，鄭門宗譜，耳孫 子欽奉錄”。子欽為河仙鄭氏六世孫，鄭伯坪之子。今河仙鄭氏墓地尚有其墓。《鄭門宗譜》或為新本，或錄武世營《鄭氏家譜》。

³⁷ 鄭懷德：《嘉定城通志》卷 3《疆域志·河仙鎮》，收入《嶺南摭怪等史料三種》，戴可來、楊保筠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151 頁。

³⁸ 東嶺《莫氏族譜》。

³⁹ Willmott, *The Chinese in Cambodia*, p. 6.

⁴⁰ 戴可來：《〈嘉定通志〉、〈鄭氏家譜〉中所見 17-19 世紀初葉的南圻華僑史跡》，戴可來、楊保筠校注：《嶺南摭怪等史料三種》，第 251、303 頁。

⁴¹ 岩生成一：《南洋日本町研究》第三章柬埔寨日本町之盛衰一章。

⁴² 武世營撰、陳荆和注釋：《河仙鎮葉鎮鄭氏家譜注釋》，《台大文史哲學報》第七期，第 83 頁。

⁴³ 武世營撰、陳荆和注釋：《河仙鎮葉鎮鄭氏家譜注釋》，第 33-34 頁。

意為港口；西方人稱之為 Can Cao, Cancar, Ponthiamas，故河仙又稱“港口國”。

河仙地鄰柴末，位於下柬埔寨西南沿海，與暹羅接界，民夷雜居，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嘉定城通志》謂河仙“南接永清鎮，西界暹羅國，西南臨海，東望嘉定城，北界高蠻國。……又得永濟河疏通江洋，船舶聚會，水陸便利，真形勝之地也。”“嘉隆九年（嘉慶十六年，1811）阮朝宋福玩、楊文珠所著《暹羅國路程集錄》，敘述河仙“多庸市，各色民居稠密，唐人商旗所聚。”⁴⁵16世紀初葡萄牙派往中國的第一位使者皮列士在他的《東方志》一書中寫道：“離開暹羅，沿海岸往中國的道路，有柬埔寨國，他沿此道與占婆接境。”⁴⁶河仙正位於暹羅與占婆的海上交通線上。皮列士繼續說：“柬埔寨的國土上有許多河流，河上有很多船隻。”⁴⁷河仙境內有山地、平原，河仙大江分三脈自北向南匯流成深潭，再流入大海，河仙鎮就在深潭西岸的河畔，因而水路交通方便，形成天然海港。

《嘉定城通志》記載，鄭玖求治河仙，是因為“見其國柴末府華民、唐人、高蠻、閩[外“門”內“巴”]諸國湊集，開賭博場，征課，謂之‘花枝’”。“又得坑銀，驟以致富。招越南流民于富國、隴棋、芹渤、湊、貪、瀝架、哥毛等處，立七村社”。⁴⁸這裏的富國，即富國島。隴棋，柬埔寨之白馬。芹渤，柬埔寨之噴吓一帶。湊、貪，柬埔寨之雲壤港。瀝架，即迪石，屬建江省。哥毛，即金甌，屬明海省。七村社的範圍，大體相當於今天從磅遜灣至金甌角 200 公里沿海地區。

河仙與暹羅接壤。暹羅恃強凌弱，侵凌真臘。1679 年（康熙十八年）前後，暹羅以援助柬埔寨正王匿噶秋為藉口，發兵東侵，河仙無法抵擋暹羅戰艦，鄭玖為暹兵所獲，執送至暹，在萬歲山海津僑居了一段時間。1688 年（康熙二十七年），鄭玖乘暹羅內亂攜從人逃到隆奇，稍後妻子裴氏廩誕下兒子天賜。1700 年（康熙三十九年）前後，鄭玖重新回到河仙，“四方商旅遠聞太公仁聲德澤，皆慕來歸”。⁴⁹從此鄭玖再沒有離開河仙。

（一）招集各國流民，發展農商

鄭玖重回河仙後，注意招集流民，發展農業，在稅收上減輕農民負擔，把境內土地分配給本地民眾，提供農耕用具，開墾荒地，興修水利，結果使大片森林荒地得到開發，成為肥沃富庶的農耕區。史載河仙“舊為綿獠曠地，華人流徙，聚成仙鄉村落，唐人、高綿、閩[外“門”內“巴”]，現今稠密。”隴奇江，“為莫玖初年南來，作高綿屋牙辰，開荒佔據，招集華人、唐人、高綿人、閩巴人，會成村市之地。”⁵⁰

18 世紀中葉曾經遊歷越南的法國人波微(Pierre Poivre)說：

從馬來之陸地及島嶼可北抵一小邦，其名為 Cancar（即港口），海圖則稱為 Ponthiamas。……曾有一中國人（即鄭玖）抱著其國人天性之慎重及機警，乘其商船屢訪其地。他看到此地比諸其故鄉遠為肥沃而被棄於荒廢，甚為惋惜，乃決意予以開發。依其計畫，他招致數目可觀之華人及鄰近諸邦之農民，並獲得臨近最有力王侯之保護及其所派衛兵，而開發經營此地。……他以純然贈與方式將土地分給農民，未曾向人民強制賦役或征收營業稅等稅款，……他還購買為開發土地所需之所有農具以頒發農民，其領域已成爲勤勉之人民安居樂業之處，……不久，森林被伐開，荒土變成良田，從河川所引之運河四通於田間，而豐裕之收成予農民以充足之糧食，且爲殷盛商業之貨物。⁵¹

⁴⁴ 鄭懷德：《嘉定城通志》卷 3《疆域志·河仙鎮》，第 166-167 頁。

⁴⁵ 宋福玩、楊文珠：《暹羅國路程集錄》“滙海水程”，陳荊和注釋，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研究所東南亞研究室刊，1966 年，第 38 頁。

⁴⁶ 多默·皮列士：《東方志——從紅海到中國》，何高濟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82-83 頁。

⁴⁷ 多默·皮列士：《東方志——從紅海到中國》，第 83 頁。

⁴⁸ 鄭懷德：《嘉定城通志》卷 3，《疆域志·河仙鎮》，第 151 頁。

⁴⁹ 武世營撰、陳荊和注釋：《河仙鎮葉鎮鄭氏家譜注釋》，第 87-88 頁。

⁵⁰ 鄭懷德：《嘉定城通志》卷二《山川志》，第 110 頁。

⁵¹ Voyage d'un philosophe, par Pierre Poivre, Yerdon, 1763, pp.67-73. 轉引自武世營撰、陳荊和注釋：《河仙

在河仙屏山 (Binh Sơn) 東湖 (Đông Hồ) 鄭玖廟 (忠義祠)，有紹治六年 (道光二十六年, 1846) 阮囊憲《募建本祠 (忠義祠) 小引》，記述鄭令公忠義祠第二次重修經過，其中寫道：“(令公) 雷州府人也，值大明屋社，攜家南投，開拓河仙，政存寬恤，四方商旅，航海而來。其粵省府人篤於桑梓之議，以故相率而歸者為最多。後歸命於朝，授總兵。”⁵²這裏的“粵省府人”就是廣東省雷州府人。明朝滅亡後，不少雷州人因鄉誼到河仙謀生，並受到鄭玖的重用。



河仙鄭玖廟 (忠義祠)

明清之際遷入河仙的華人不少屬於不服清朝統治的中國移民，不同程度具有明朝意識，他們聚居的村社被稱為“明香社”。上世紀 60 年代初，越南考古院院長張寶林在河仙屏山鄭氏家族及有關人士墓地收集到年代從 1712-1933 年的墓碑 45 通。據分析，其墓主可考的屬籍分為四種，明末遺民 (或其第二代) 11 人，越南人 5 人，明鄉人 3 人，清朝人 2 人，可見河仙早期華人以明末遺民 (或其第二代)、明鄉人占大多數 (見下表)。⁵³

人口屬籍	墓主
明末遺民	鄭玖、莫忠定、孝肅夫人阮氏 (鄭天賜夫人)、莫邦第夫婦、陳克

鎮葉鎮鄭氏家譜注釋》，第 85 頁。

⁵² 2004 年 1 月筆者于鄭公廟所錄。

⁵³ 陳荊和：《河仙鄭氏世系考》，《華岡學報》(臺北) 第五期 (1969 年)，第 179-218 頁。

鄭玖與河仙政權

(或其第二代)	蝗夫婦、該簿五戎大將軍漢陽侯徐公夫婦、五戎該奇琦陽侯徐有勇、慈真夫人(鄭子潢夫人)。
明鄉人	鄭天賜、子潢及其後裔、招武大將軍該奇機智侯陳機(陳大力, 陳上川之子)。
越南人	阮文肅、宋智府(醫官)、阮有(一真居士)、張惠德、昭武大將軍該奇直諒侯阮公。
清朝人	謝璋、慈信恭人吳氏(鄭天賜側室)。

直到 18 世紀 70 年代，河仙地區仍有越南所明香社、明香屬，龍川縣明香社。後來遷入的中國商民，越南人稱之為“唐人”，以與“明香人”相區分。“唐人”人數更多，分佈更廣，不過他們居住的唐人六庸、所、岾、屬，多帶“明”字，大概是強調對“明朝”的認同與傳承，如明渤大庸、明渤新庸、明渤奇樹庸(舊名核棋)、明渤鱸溪所(舊名瀝越處)、明渤丘古(舊名林岾)。⁵⁴

(二) 遊歷非島、吧城，學習歐人施政及自強之法

河仙地區南瀕暹羅灣，扼中南半島海上交通之要衝，海洋貿易歷來比較活躍，古代為扶南國(後為柬埔寨)主要出海口。資料顯示，鄭玖利用河仙的山海之利，大力發展對外貿易，擴充實力，“招徠海外諸國，帆檣連絡而來”。

鄭玖曾經到菲律賓、巴達維亞考察，學習西班牙、荷蘭等歐洲國家的管治制度和自強自衛方法。法國人波微說：“他曾旅行菲律賓及巴達維亞(Batavia)，從歐洲人學習最佳的施政方策及自強自衛之方法。無幾，商業上之利潤容許他築起堡壘，鑿掘城壕並裝備炮隊。如此防衛設施確保其境內安寧，並對周圍蠻民不逞之企圖保障其地位。”⁵⁵

(三) 稱藩于阮氏

在鄭玖時代，高綿王室的長期內訌和國勢的持續衰敗，使之成為中南半島兩個大國廣南和暹羅爭奪與蠶食的物件。長期處在暹羅威脅之下的河仙在鄭玖經營下雖然擁有很強實力，但生存空間有限，境土安全得不到高綿的保護，更無法獨力抵擋暹羅的攻擊。正如法國人波微(Pierre Poivre)所指出，“該邦為虐政不時殘害人民之暹羅、毫無固定政制之高綿及為封建法度不斷戰戰兢兢之馬來人鄉國所環繞，于內於外均不易維持泰安，致使此塊美麗之河山於近 50 年來任其荒毀，幾不見人煙。”⁵⁶

為了找到一個能夠提供保護、足以抗衡外敵(如暹羅)的靠山，鄭玖把眼光投向廣南阮氏。阮氏自 17 世紀初以後堅定不移地推行“南進”政策，不斷向占城擴張，到 1693 年(康熙三十二年)，終於吞併了占城，並把下一個目標落實到下柬埔寨。阮氏同時“廣招流民”，安置到新開拓的疆土和人煙稀少地區，給予各種優惠，華人遷入者最眾。17 世紀末 18 世紀初，阮氏派陳上川等經略東浦，佔據湄公河口一帶。1700 年(康熙三十九年)，阮將阮有鏡、陳上川並肩擊退暹綿聯軍，佔領南榮，正王匿喻秋請降，修職貢，下柬埔寨處在動盪之中。

謀士蘇某對鄭玖說：“高綿素性澆薄，長於狡詐，少忠厚，非久依之勢，不若南投大越，叩關稱臣，以結盤根之地，萬一有故，倚為亟援之助。”鄭玖同意。戊子十七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八月，乃修船隻，派下屬張求、李舍齋玉帛表文入越稱臣。

阮主正虎視高綿，對鄭玖自動投送厚禮，自然喜出望外，嘉其忠誠，許為屬國，名其鎮為河仙，以鄭玖為河仙鎮總兵(或作統兵)玖玉侯。辛卯二十年(康熙五十年，1711)四月，鄭玖詣闕謝恩。⁵⁷

⁵⁴ 鄭懷德：《嘉定城通志》卷 3《疆域志·河仙鎮》，第 167-168 頁。

⁵⁵ Voyage d'un philosophe, par Pierre Poivre, pp.67-73. 轉引自武世營撰、陳荊和注釋：《河仙鎮葉鎮鄭氏家譜注釋》，第 85 頁。

⁵⁶ 同上，第 85 頁。

⁵⁷ 《大南憲錄前編》卷 8，顯宗戊子七年八月，橫濱有鄰堂出版，昭和三十六年。鄭玖的故鄉海康世代相傳，鄭玖未到安南時，曾到高山(“飛鵝山”)祖墳，見一石聯，上書“宮內一枝花”。後移居河仙，

莫玖以真臘臣屬身份投靠廣南阮氏，但阮氏尚無力在河仙建立實際統治，乃委任莫玖擔任河仙總兵，許其自治，所以鄭玖雖歸附阮氏，並接受阮主封贈，但擁有自己的軍隊，在本地置屬佐之職，具幕府之所，築建城郭，壯起營廡，保持相當程度的自主權，因而有西方學者把河仙稱為“一個有海港的繁榮公國。”鄭氏與阮氏建立更加密切的關係是在其後的鄭天賜時代。

鄭玖歸附阮氏對越南、柬埔寨歷史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從此柬埔寨實際上失去湄公河口南岸大片疆土，而阮氏不費一兵一卒把勢力範圍擴大到下柬埔寨，奠定近世越南、柬埔寨在湄公河下游地區的邊界。



河仙鄭玖墓

逢安南公主拋繡球招親，為鄭玖所得；朝中賢士出一聯曰：“朝中三尺劍”，鄭玖即以“宮內一枝花”對之，安南始封他為河仙鎮侯。